



现代作家作品论

续 集

周正平 梁仲仁 徐越化

巩 富 荣·苏 赫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I206.7
237
2:2

现代作家作品论
续集

屈正平 梁仲仁 徐越化

巩富 荣·苏赫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呼和浩特

B 266124

目 录

论鲁迅的诗歌创作	屈正平(1)
茅盾关于鲁迅小说的评论特色	徐越化(25)
试论郭沫若历史剧的美学特征	巩富(43)
评《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	徐越化(60)
论郁达夫及其小说的艺术风格	徐越化(77)
暴风雨的歌声	徐越化(99)
——试论蒋光慈的文学思想	
论《骆驼祥子》	巩富(117)
试评许地山的小说	徐越化(137)
艾青诗歌断论	巩富(153)
漫论《华威先生》	屈正平(172)
孙犁小说的美学追求	巩富(191)
从祥林嫂到水生嫂	屈正平(211)
评《虾球传》	徐越化(229)
试论《茶馆》的艺术特色	梁仲仁(244)
谈谈闻一多的新诗创作	梁仲仁(260)
简论嘎达梅林的英雄形象	屈正平(279)
历史的真实，典型的人物	荣苏赫(299)
——评《茫茫的草原》(上部)铁木尔形象的塑造	
论玛拉沁夫的短篇小说	屈正平(310)
论阿力玛斯	荣苏赫(329)
试谈巴·布林贝赫的诗	屈正平(349)
评扎拉嘎胡的长篇小说《草原雾》	巩富(372)
后记	(384)

论鲁迅的诗歌创作

屈 正 平

在我国文学的历史上，每个时代都产生了伟大的诗人和作家。他们留下的作品，是我们宝贵的文化财富。他们的名字灿若星斗，闪烁着不可磨灭的光辉，将永远为人民所记忆并引为民族的骄傲。二十世纪，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鲁迅这样的人物，他杰出的艺术成就，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特别是，他不但是伟大的革命文学家，而且是近代史上最卓越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作品“属于别一世界”，这是历史上任何文学巨匠，都不可与之比肩的。

诗歌并不是鲁迅对敌人作战的主要武器。但是，他的诗“追踪汉魏，托体风骚”（柳亚子：《鲁迅先生的旧诗》，1950年10月19日《大公报》），在现代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诗如其人，鲁迅的诗篇跳动着时代脉搏，激荡着斗争风云，是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所以郭沫若说：鲁迅虽然“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在鲁迅给我们留下的卷帙浩繁的著作中，除了《戛剑生杂记》、《莳花杂志》两则短文外，我们看到鲁迅最早的作品，就是他的诗歌了（《戛剑生杂记》中也存留有他的诗句）。直到他逝世前，还有揭露敌人，歌唱革命胜利的诗作留给我们。所以，鲁迅为数不多的诗篇，贯穿在他一生中，反映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思想的发展，和他光辉战斗的历程。

鲁迅少年时代，正是帝国主义入侵，清王朝腐败无能，国势日衰，民族沉沦的年代。在这动荡不安的年代里，由于祖父的入狱，父亲的病逝，家道中落，他备尝困顿之苦。他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他渐渐长大起来，感受到世态炎凉，人情如水，再不象在百草园中那样的天真，对社会产生了憎恨。怎么办？后来他回忆这时的心情时写道：“好。那么，走罢！”他怀着痛苦和愤激，离开了古老的绍兴，到了南京，考进一个被人目为将灵魂“卖给洋鬼子”的学堂。从这时起他便开始了诗歌的写作，直到辛亥革命失败。这十多年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他先后写了《别诸弟三首》、《庚子送灶即事》、《自题小像》、《哀范君三章》等旧体诗。诗中深刻地反映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人民的苦难，祖国的危机，表现了一个从没落家庭走出的士大夫子弟，在动荡不安年代里的痛苦，千辛万苦地探索振兴国家和民族的道路，和以身许国的决心。

一九〇〇年写的《别诸弟三首》，是我们看到的鲁迅最早的诗作——

谋生无奈日奔驰，
有弟偏教各别离。
最是令人凄绝处，
孤檠长夜雨来时。

还家未久又离家，

日暮新愁分外加。
夹道万株杨柳树，
望中都化断肠花。

从来一别又经年，
万里长风送客船。
我有一言应记取，
文章得失不由天。

鲁迅在前两首诗里，抒发了他的离愁别绪。他乡游子，长夜孤灯，雨声淅沥，心情分外凄苦。联系他在第二年写的《庚子送灶即事》，可以看到穷困悲愁对这个青年心灵的折磨。就鲁迅当时的处境来看，母亲新寡，诸弟年幼，身为长子，又遽然离家，这种心绪的产生是很自然的。他在《夏剑生杂记》那则短文中，也用了“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喧”的诗句，表达过他的这种“凄绝”、“断肠”的情绪，并说“皆身所经历，非托诸空言也”（《集外集拾遗·夏剑生杂记》）。他在一九〇一年（即辛丑）二月写的又一组《别诸弟三首》和跋语中的“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消魂，兄弟竟居异地！深秋明月，照游子而更明；寒夜怨笳，遇羁人而增怨。此情此景，盖未有不悄然以悲者矣！”其中所流露的仍然是这种情调。但是，鲁迅是倔强的，他没有为这种“凄绝”的心绪缠绕，而能耸身一摇将离愁摆脱，所以在第三首中，便表现出昂扬向上的情调和奋发向前的精神。“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是年青宗悫的豪语，鲁迅把它融汇在自己的诗篇里，和他诅咒黑暗的思想联系起来，便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内容。同时，他坚决地否定了封建统治阶级宣扬的天命观念。在神道、唯心主义象烟雾一样弥

漫的年代里，“文章得失不由天”的歌唱，是对封建地主阶级宣扬的“宿命论”尖锐的挑战。所以，从总的倾向上来看，从诗中所能看到的仍然是一个气势豪壮、叛逆进取者的形象。

年轻的鲁迅的这种思想，也清楚地表现在他这时写的《莲蓬人》里。在这首诗中他热情地称颂“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的莲蓬；歌颂它那“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的精神。他写的是莲蓬，实际正是表达自己的志趣，表达他对黑暗的诅咒，对世俗的鄙薄，对功名利禄无情的厌弃和否定。诗的结句“莫叫残叶堕寒塘”，是鲁迅的一种热望，对自己的勉励和鞭策——一定要发奋图强，绝不能同流合污。鲁迅对旧世界“抗世违世情”的叛逆精神，在这里也露出锋芒。所以，鲁迅这些开手的诗作，朴实清新，意味深远，表现出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黑暗的反抗，对光明美好世界热烈追求的爱国主义精神。

南京的洋务学堂，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所在，鲁迅对它的结语是一片“乌烟瘴气”“实在颇凄凉”的情景。但是，这正是“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的时候，从这时起，鲁迅接触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朝华夕拾·琐记》）鲁迅在南京读书的两年中，中国连续发生了几桩重大的历史事件：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第二年清王朝向帝国主义列强屈膝求和，订下了丧权辱国的所谓“辛丑条约”，轰轰烈烈的人民反帝斗争，遭到了残酷的镇压，保守势力也更加猖獗起来，就连温和的改良运动，也被淹没在血泊之中，改良派的许多领袖人物被送上了断头台。山河破碎，国事日非，中国民族面临着空前的灾难，血雨腥风，考验着每一个中华优秀儿女。鲁迅痛切

地感到，在几年的探索中，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学问”，能够把祖国从危机四伏之中挽救出来，“所余的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青年的鲁迅为民族的复兴，就是这样的执着地求索。

一九〇二年春，鲁迅怀着科学救国的思想到日本留学。他决定学医，用医学来为人民服务，并准备在将来革命战争中“去当军医”，也借以促进人民“对于维新的信仰”。当时，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革命组织在国内外先后建立。蔡元培、章太炎等人在上海创立反对清王朝的光复会，发表告留学生书，宣传革命思想。孙中山将兴中会誓词中的重要语句改成“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并以此作为政治斗争的纲领。同时，大量印刷宣传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和民主思想的书刊，又重印了原有揭露清朝贵族入关时罪行的著作，用以制造革命舆论，激发反清革命的民族意识。在反对清王朝的宣传中，往往以传说中的汉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相号召，有的刊物就以《汉声》、《黄帝》命名。鲁迅这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投入狂飙似的革命气氛中，即刻接受了感染，并参与了爱国志士们的活动。他在功课之余，“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风尘仆仆，为革命奔走。在这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热潮的战斗历史环境里，写下了著名的诗篇《自题小像》：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除了一首宝塔似的讽刺诗外，《自题小像》是鲁迅留日八

年写的唯一的诗篇。“诗言志”，作为文学作品一种特定形式的诗歌，“言志”，抒发思想感情，则是它的基本特点。在这首诗中，表现了诗人对多灾多难的祖国，由深沉的热爱而焦虑不安，继而又写出了对出卖祖国镇压革命的清王朝的愤慨，最后异峰突起，把革命思想升华到为民族解放献身的高度。字里行间流荡着浪漫主义的激情，起伏、曲折，短短四行诗中，把一个爱国青年内心忧国忧民的愤懑，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为国捐躯的精神，抒发得淋漓尽致。

一九〇九年，鲁迅结束了漫长的海外生活，回到久别的祖国。不久，一场冲击古老中国封建基石的伟大革命风暴卷地而起，这就是辛亥革命。鲁迅对于辛亥革命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他满怀热情地投入了这个斗争的洪流。但“辛亥革命的结果，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致使北方封建势力的头目、为帝国主义所豢养的袁世凯，在“咸与维新”的幌子下，钻进了革命内部，而且一个筋斗从清王朝的北洋大臣，变成了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他暗中秘密布置爪牙，准备随时消灭革命力量，人民遭受残害，空气里充满杀机。辛亥革命水过地皮湿，封建势力完全复辟了。

辛亥革命失败，引起鲁迅极大的焦虑。一九一二年的一个盛夏的夜晚，风狂雨骤，他送别了一位尊敬的革命志士，酒后沉思，心潮涌动，写了《哀范君三章》，悼念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一起战斗过的一个战友——范爱农。鲁迅在诗中深刻地揭露了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依然是风雨飘摇，动荡不安。在袁世凯的卵翼下，从上到下的反动政权建立了。鲁迅的家乡绍兴，“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

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朝华夕拾·范爱农》）旧势力死灰复燃，人民必然遭到镇压。范爱农是个爱国的革命知识分子，到处受到忌恨、排挤、迫害，四乡漂泊，穷困到无以为生的地步。诗中的“把酒论当世”，刻画了他愤世疾俗，心事难平，酒酣耳热，纵论天下事的孤高狂傲的形象。因为他是生就一身傲骨的畸人，不愿随波逐流，最后以“独沉清冽水”的行动，对黑暗社会提出势不两立的抗议。对于反动势力复辟的现实，《哀范君三章》中也作了形象的概括：

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
故里寒云恶，炎天凜夜长。

辛亥革命虽然把皇帝这条“狐狸”赶跑了，但大大小小的“桃偶”，即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又粉墨登场，依然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深刻地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不能以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坚决镇压反动势力，致使这些“落水狗”们又爬了上来，造成“世味秋荼苦”的严重恶果，中国又沦入黑暗里。“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也流露了他对革命前途的焦虑和内心的痛苦。十年前他感到“故园”遭受着“风雨如磐”的摧残，人民陷于水火。他满以为革命能给中国带来一条光明的出路。可是革命过去了，依然是“故里寒云恶”的满目凄凉的景象。《哀范君三章》和辛亥革命前的《自题小像》，虽然时隔十年，但却遥相呼应，标志了鲁迅对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由热望到幻灭的思想变化。可是出路又在哪里呢？寂寞象毒蛇一样缠着他的灵魂，他在寂寞中探索。

—

历史在遵循着自己的辩证法道路前进，不畏险阻向高处攀登的人，自然会找到出路。十月革命的炮声，震动了东方世界。在十月革命号召下，古老的中国爆发了一场伟大的革命，这就是五四运动。毛泽东同志指出，五四运动伟大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从此以后，中国跨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时代，也就在这同时，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播。它象化育万物的春风，掠过冰封万里的大地，“铁屋子”里的沉睡的人们，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心头又燃起了希望。“希望在于未来”，这是鲁迅一贯的信念。正是为了这未来的希望，鲁迅又拿起了他战斗的笔。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一九一八年的五月，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而被称为五四运动第一声春雷的《狂人日记》。与此同时，开始了新诗的创作。从一九一八年起，先后发表了新诗《梦》、《爱之神》、《桃花》等六首。鲁迅是个不断前进的坚定的革命作家，随着时代的发展，他由青年时代怀有“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志士的抱负，转化为遵奉革命先驱的命令了。他把这时的创作称为“遵命文学”，这一组新诗，自然是他的“遵命文学”的一部分。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迈进了一个新的里程。其后，他又写了讽刺诗《我的失恋》、《替豆箕伸冤》。一九二六年鲁迅发表了《而已集·题辞》，标志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年代里，他还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时候的诗歌创作的高峰。

鲁迅在《集外集·序言》里说：“我其实不喜欢做新诗的，

——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集外集·序言》）可见鲁迅创作新诗，是因为有感诗坛寂寞，要栽几朵小花，来促进新诗发展繁荣，开辟新诗的阵地，向旧诗坛示威。因为，自由体的新诗在中国文坛上刚刚出现，这种新的文学样式，也是封建文人攻击的对象。鲁迅偏和他们反一调，专写新诗。他这“不喜欢做新诗”而偏做新诗的行为的本身，就是革命的，反封建的。

《他们的花园》是反对闭关锁国，要求舍旧谋新，大胆向先进国家学习的诗篇。诗中创造了一个勇于冲破牢笼，积极探求新事物的革新者的形象。他不顾禁忌，毅然“走出破大门”，举目四望，眼界大开，不禁一阵惊喜，因为看到邻家的大花园里，“有许多好花”。他精心选择，摘取了一朵洁白光明的百合。但是，回到家里，却惹起满屋苍蝇的飞鸣，并偷偷地拉上蝇矢，继之而来的便是一阵诬蔑和谴责：“偏爱这不干净花，是糊涂孩子！”面对这卑鄙无耻的苍蝇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这个青年气愤、焦虑，却并不灰心，最后是——

瞪眼望天空，他更无话可说。
说不出话，想起邻家：
他们大花园里，有许多好花。

诗中这个倔强不屈的青年，正是那个时代先进的中国人执着地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形象的概括。

另一篇《爱之神》，用了一个外国的神话，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创造了一个新奇的诗的境界。诗中的小娃子，就是罗马神话中爱之神丘比特。他是身有双翅，手持弓箭的美少年，

他的箭射中谁的心，谁就发生爱情。可是这诗中被爱神射中前胸的人却呼救似的说：

小娃子先生，
 谢谢你胡乱栽培！
但得告诉我：
 我应该爱谁？

发

这是鲁迅怀着悲愤写出的诗句，揭露了封建礼教对人民思想的麻醉。小娃子让他产生爱情，他却认为是“胡乱栽培”，甚至“我应该爱谁”也得别人出主意。在封建礼教迷雾里辗转几千年的中国青年的心灵，都被摧残得麻木了。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民族的悲剧，漫长的旧中国社会，就是演出这悲剧的舞台。

鲁迅在五四时代，还是以进化论的发展观点作为主导思想的。这种进化论的发展观和他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发挥了有力的战斗作用。他反对复古、倒退和保守，主张前进和革新。一九一八年七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人与时》里，借“人”与“时”的矛盾，巧妙地表达了鲁迅思想的战斗特色：

一人说，将来胜过现在。
一人说，现在远不及从前。
一人说，什么？
时道，你们都侮辱我的现在。
 从前好的，自己回去。
 将来好的，跟我前去。
 这说什么的，

我不和你说什么。

诗中，“时”对宣扬“现在远不及从前”的复古狂，用“自己回去”的冷言冷语给以讥讽；对那种消极混世，得过且过的人，给以轻蔑；而对于抱着“将来胜于现在”的信念而沉浸于空洞幻想里的人，则批评他忘记改革现在，“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鼓励他参加现实斗争，随着时代不断前进。“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他认为人总要有个远大的希望或理想，但对这希望或理想，“不是说，而是做，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南腔北调集·听说梦》）这是鲁迅对改造现实充满信心的战斗宣言，把它和这首诗联系起来，便可清楚地看到，进化论的鲁迅，决不是坐待社会的进化，而是要脚踏实地，抓紧“现在”，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实践。

伟大而彻底的五四文化革命，带来了诗歌的解放和繁荣。鲁迅的这组新诗和郭沫若的《女神》，可以作为这个时代的代表作。它们鲜明的特点，就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要求解放思想，争取自由和民主；在形式上，也全然摆脱了旧体诗的镣铐，显示了独特的风格。鲁迅一向主张新诗要注意押韵的，后来他在一封信中说：“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鲁迅书信集》第655页《致窦隐夫》）这时，新文化阵营内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人物胡适，也自称要进行一场“诗国革命”。怎么“革”法呢？他说：“诗国革命自何始，要须作诗如作文”，“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就行了，“没有韵也不妨”。胡适的主张，在冲击旧体诗的束缚，争取自由体新诗的合理存在中，虽然起过积极作用，但持论偏颇，否认了诗歌作为一种文学样

式的特点，实际上阻碍了新诗的健康发展。

五四落潮之际，一些空虚无聊的文人，无病呻吟，热衷于虚伪的花呀、爱呀、血呀、死呀之类诗歌的写作，鲁迅当时在编辑《莽原》，对于流行的这种写作的病态很反感，他说：

“呜呼，头痛极了”。于是写了“拟古的新打油诗”《我的失恋》给以辛辣的讽刺。他也曾说过这首诗发表时的波折和写作动机：“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

（《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所以，这首“开开玩笑的东西”，也是极现实的，有针对性的。当时北方的反动军阀及其走狗文人，用钢刀或用软刀，镇压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摧残杀戮革命党人和青年学生，先后制造了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鲁迅坚决支持并参与青年学生的革命活动，写了一系列的杂文和《替豆萁伸冤》、《而已集·题辞》两首诗歌，喜笑怒骂，对反动军阀的罪恶，给以严重的控诉和声讨：

这半年我又看见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本来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枪杀爱国青年，是明明白白的屠伯，是刽子手，而反动文人陈西滢之流却写文章无耻地为这种血腥的罪行辩护，并反咬一口，诬蔑参加爱国活动的

群众“莫名其妙”，“没有判断力”，因而被“民众领袖”盲目地引入“死地”。鲁迅当即给予有力地反击，他在《“死地”》这篇杂文中指出：陈西滢就是拿软刀的杀人者，他们的言论“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一九二八年十月，鲁迅校完他一九二七年写的杂文时，将这首诗作为这杂文集即《而已集》的《题辞》，这就赋予了它新的战斗内容，表达了他对国民党反动派“四·一二”大屠杀的愤怒和抗议。透过革命青年的血光，鲁迅认识到，比之于北洋军阀，他们打着“国民革命”的旗号，其实是“国民”的死敌。在这首诗中，激愤的心情和冷峻的讽刺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战斗特色，是五四时代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精神的发展。所以我们前面说，《而已集·题辞》标志了在新民主主义的年代里，鲁迅还是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时候诗歌创作的高峰。

三

一九二七年，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从此，中国革命进入斗争更复杂更尖锐的十年内战时期。毛泽东同志指出，这个时期的根本特征是反革命的“围剿”和革命的深入。这时，鲁迅在北京受到军阀的迫害来到南方，本是寻求革命的，但在广州又目击了反革命的大屠杀，经历了这场残酷的阶级斗争，他说：“我的思路因此轰毁，……”此后，他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在学习中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锋芒向内，“决不怕批判自己”，改造自己“知识分子的坏脾气”，从而完成了他思想的飞跃。这就使他更加自觉地把创作作为无产阶级斗争的“一翼”。他这时的诗歌也表现出崭新的社会内容，形式也更加丰富多采了。

十年内战时期，是共产主义者鲁迅战斗最光辉的时期，在诗歌创作上也获得了空前的丰收。他这时诗歌的特色紧密地和反“围剿”斗争联系在一起，题材丰富，形式多样。这些战斗的诗篇，首先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两种“围剿”的残酷和它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上的代表，是一小撮极端残忍的家伙，在北伐中他们借着人民的力量上了台，一反手又把人民打下去，推进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在长期的内战中，他们纠集了上百万的反动军队，“围剿”共产党和革命人民。鲁迅一九三一年写的《无题》，就是对这种“围剿”愤怒地揭露：

大野多钩棘，长天列战云。
几家春袅袅，万籁静愔愔。
下土惟秦醉，中流辍越吟。
风波一浩荡，花树已萧森。

诗人通过极鲜明的形象，描绘了一幅冷落凄凉的图画：田园荒芜，荆棘丛生，天空密布战云，大地卷起阵阵血雨腥风；春天虽然来到人间，却依然是一片死寂，反动派的“围剿”，给人民带来多么沉重的灾难呵！反动派在军事“围剿”中，嗜血成性，随意杀戮人民。他们推行三光政策，血洗村落市廛，兽迹所至，无不一片焦土。“洞庭木落楚天高，眉黛猩红涴战袍”，“禹域多飞将，蜗庐剩逸民”，都是反动派对湘鄂赣根据地狂轰滥炸，屠杀人民的真实的历史记录。

反动派在军事“围剿”的同时，还组织特务、流氓、走狗文人进行文化“围剿”。鲁迅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在党的领导下，组成了左翼文化战线，和敌人针锋相对地展开了英勇